

红军没有供给,没有外援,作战条件之艰苦,交战对手之强大,都是战争史上罕见的。红军武器的改善,主要依靠缴获。在这种“缴获与被缴获”的过程中,各种枪炮转到红军手里,也成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与解放的利器。

胜利的刀枪:长征前后红军使用过的经典武器

◆ 石宏 朱必勇

手枪 自卫武器变成战斗武器

在军人眼里,手枪纯属自卫武器,不算一线战斗武器,但在长征中,红军把手枪也当成“宝贝”,必须“以一当十”。红军很喜欢俗称“盒子炮”的德国毛瑟 1896 式自动手枪,别看它的枪管长度不如步枪,射程也只有 50 余米,但具有单发和连发功能,若将木制枪套倒装在握柄后,瞬间就变成枪托,射手可以抵肩扫射,是绝佳的近战利器。

早在几次反“围剿”战斗中,国民党逃兵将手中武器卖给红军,一支盒子炮可以卖到 120 块银元,而一支“汉阳造”步枪不过卖 25 块而已。长征途中,红军把盒子炮集中配备给一线部队的连长、排长或警卫部队,作为关键时刻的“撒手锏”。1935 年突破乌江战斗中,首批尝试渡江的八名战士每人一支盒子炮、一篮子手榴弹。在突破天险腊子口的战斗中,负责迂回的敢死队员也是带着刺刀、盒子炮、手榴弹,最终神兵天降,出现在敌人身后,夺取了隘口。

红军总司令朱德是善使盒子炮的名将,他在 1927 年南昌起义时就曾用过一支盒子炮,该枪一直伴随



▲ 红军总司令朱德用过的盒子炮

■ 四川博物馆收藏的红军盒子炮及大刀



■ 军博收藏的另一种大容量弹药的盒子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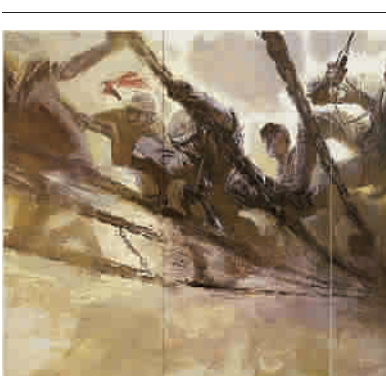
步枪 战士的“第二生命”



■ 抵达陕北的红军使用“汉阳造”步枪训练

现代军队里,步枪是最基本的武器,可是红军却很难做到“人手一枪”,有步枪的战士总能引来别人羡慕的眼光。不少老红军提到,刚参加红军的战士往往只能靠长矛、梭镖来打仗,必须通过与敌人的生死搏斗,才能用缴获的步枪武装自己。

红军用过的步枪中,“汉阳造”是当之无愧的“明星”。1931 年 5 月,中央红军(即红一方面军)在第二次反“围剿”中缴枪两万支,同年 9 月,红军在第三次反“围剿”中缴枪 1.4 万支,多为“汉阳造”。“汉阳造”是汉阳兵工厂从 1896 年开始生产的 7.92 毫



■ 红军用过的梭镖,上面留有“革命成功万岁”的铭文

米口径步枪的简称,它结实耐用,能在 400 米外准确命中目标,加上枪身长,白刃格斗时比较占优势,这对子弹不多,通常打完三发就要冲锋的红军来说是难得的“好家伙”。长征路上,无论湘江血战,还是四渡赤水,“汉阳造”都是红军最可靠的伙伴。今天,各地的长征主题纪念馆里,都不难见到这些被红军战士视为“第二生命”的老枪。

除了“汉阳造”外,一些有特色的“杂系步枪”也很有故事。20 世纪 30 年代,中国武器装备最好的两支军队,一是国民党中央军,二是张学良的东北军,后者装备过捷克斯洛伐克制造的 Vz24“马四环”步枪,该枪因为短,适合骑兵使用,所以也叫马枪。Vz24 的枪身下面和侧面共有四个铁环,被老百姓戏称为“马四环”,这四个铁环的作用是能以两种方式固定背带,方便骑兵在不同情况下使用。1935 年 11 月的直罗镇战役中,红军全歼进犯的东北军一个师,缴获“马四环”步枪达 5000 支之多,这一大笔缴获着实让红军“阔气”了一把。

鲜为人知的是,少见的英国李·恩菲尔德步枪也被红军“尝鲜”过,该枪口径为 7.7 毫米,中国人习惯称“英七七”,它采用后端闭锁的旋转拉式枪机,比前端的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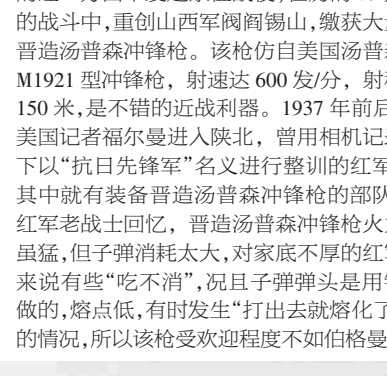
闭锁枪机行程要短,所以装填子弹速度快得多,加上配有十发弹匣,比一般手动步枪的五发弹仓多了一倍,号称是“射速最快的手动步枪”。当年,“英七七”主要装备国民党桂军和川军,有不少成了红军的战利品,但由于英国枪口径太怪了,弹药难以保证,所以红军只在极特殊的情况下才使用它。



▲ 伯格曼冲锋枪实物

▲ 沈尧伊的画作《大渡桥横铁索寒》中,飞夺泸定桥的红军战士纷纷携带了伯格曼冲锋枪

▼ 军博收藏的晋造汤普森冲锋枪



▲ 伯格曼冲锋枪实物

▲ 沈尧伊的画作《大渡桥横铁索寒》中,飞夺泸定桥的红军战士纷纷携带了伯格曼冲锋枪

▼ 军博收藏的晋造汤普森冲锋枪



■ 红军使用过的节链式重机枪的残件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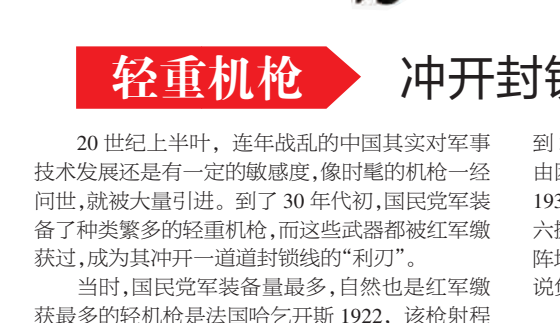
■ 红军三班组使用节链式重机枪



■ 红军长征经过四川时使用的捷克式轻机枪



▲ ZB-26 捷克式轻机枪侧视图



▲ 沈尧伊绘制的画作《金沙水拍云崖暖》中,出现了手持伯格曼冲锋枪的警卫员的形象

▲ 节链式重机枪实物

▲ 伯格曼冲锋枪实物

▲ 沈尧伊的画作《大渡桥横铁索寒》中,飞夺泸定桥的红军战士纷纷携带了伯格曼冲锋枪

▼ 军博收藏的晋造汤普森冲锋枪

▲ 伯格曼冲锋枪实物

▲ 沈尧伊的画作《大渡桥横铁索寒》中,飞夺泸定桥的红军战士纷纷携带了伯格曼冲锋枪

▼ 军博收藏的晋造汤普森冲锋枪

▲ 伯格曼冲锋枪实物

▲ 沈尧伊的画作《大渡桥横铁索寒》中,飞夺泸定桥的红军战士纷纷携带了伯格曼冲锋枪

▼ 军博收藏的晋造汤普森冲锋枪

▲ 伯格曼冲锋枪实物

▲ 沈尧伊的画作《大渡桥横铁索寒》中,飞夺泸定桥的红军战士纷纷携带了伯格曼冲锋枪

▼ 军博收藏的晋造汤普森冲锋枪

▲ 伯格曼冲锋枪实物

▲ 沈尧伊的画作《大渡桥横铁索寒》中,飞夺泸定桥的红军战士纷纷携带了伯格曼冲锋枪

▼ 军博收藏的晋造汤普森冲锋枪

轻重机枪 冲开封锁线的“利刃”

20 世纪上半叶,连年战乱的中国其实对军事技术发展还是有一定的敏感度,像时髦的机枪一经问世,就被大量引进。到了 30 年代初,国民党军装备了种类繁多的轻重机枪,而这些武器都被红军缴获过,成为其冲开一道道封锁线的“利刃”。

当时,国民党军装备量最多,自然也是红军缴获最多的轻机枪是法国哈乞开斯 1922,该枪射程为 1400 米,采用弹板供弹方式,容弹量 15 发。论性能,哈乞开斯 1922 并不出众,连法军自己都不要,只能倾销给中国,国民党军倒是来者不拒,谁叫法国人卖得便宜呢!1931 年起,国民党中央军陆续采购了 2600 余挺,一些地方军阀也跟进采购,长征期间,有不少哈乞开斯 1922 轻机枪落入红军之手。

就性能而言,红军用过的综合性能最好的轻机枪应是比利时生产的 FN-M30,它是依据美国枪械大师勃朗宁的设计图纸制造的,使用 7.92 毫米子弹,不仅火力充沛,还能与多数同口径步枪(“汉阳造”除外)通用弹药。长征前,红军就从国民党中央军缴获过 FN-M30,后来与滇军作战时也搞到过同型号枪,因为后者只从法国军火商进口武器,而比利时的 FN-M30 轻机枪就是由法国人代销的。

长征题材影视剧剧中经常露面的 ZB-26 捷克式轻机枪,在真实的历史中,并不是红军的骨干武器。原因很简单,国民党军是从 1935 年才开始从捷克斯洛伐克批量进口该枪,装备到“剿共”部队的时间就更晚,红军缴获捷克式的机会不多,自然装备数量也很少。和其他武器一样,由于既无外购渠道,又缺生产能力,红军手里的轻机枪基本靠缴获,但缴获轻机枪的难度要比缴获步枪大得多。

长征出发时,中央红军装备轻机枪 294 挺(备弹 7 万发),至多给每个步兵连分配一挺,而国民党军的精锐部队已把轻机枪配置到班,再考虑到弹药供应上的不同,双方火力差距就更大。红军不得不采取集中使用机枪的办法,取得局部火力优势。

让人感到意外的是,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,比轻机枪更精密、更昂贵的重机枪居然数量更多,达

到 357 挺(备弹 15 万发)。红军一般编制重机枪连,由团或师掌握,根据战场需要,加强给重要方向。1935 年争夺大渡河渡口安顺场的战斗中,红军以六挺重机枪、几十挺轻机枪掩护突击队夺取了岸滩阵地。当然,由于重机枪较重,对机动作战的红军来说负担太大,因此长征途中损失也不小。

档案记载,红军用过的重机枪大多是节链式,它是汉阳兵工厂根据美国 M1917 重机枪仿制,因其定型时间是 1921 年(民国十年)10 月 10 日,定名为“节链式”。该枪的来历挺有意思:当年一个美国军火贩子想把 M1917 重机枪卖给北洋军阀吴佩孚,吴私下找来汉阳兵工厂总办杨文彬,询问该厂能否仿造,得到肯定答复后,吴便将美国商人以“私贩军火”之罪关起来,机枪交给汉阳厂研究,通过技师度量尺寸和细心研究,几个月后制造成功,吴才将美国商人放走。节链式重机枪重 15.6 千克,采用 250 发布制弹链,射程 2000 米。由于节链式是根据美国原枪进行测绘仿制的,没有工艺图纸作为依据,不清楚零件制造的公差范围,导致质量并不稳定。无论国民党军还是红军,普遍感觉节链式很难保持高速射击,往往打不了 200 发子弹就会卡壳。

即便如此,节链式重机枪仍在长征中立过大功。1935 年 3 月 18 日,红军行至贵州茅台镇,三架国民党飞机尾随轰炸。为了教训这帮“飞贼”,中革军委警卫营防空连(一说“教导师机枪连”)迅速占领有利地形,用四挺节链式重机枪对准敌机盘旋的空域,当一架飞机从云层钻出,企图再度俯冲轰炸时,红军机枪手一顿猛射,敌机立马被打了个“倒栽葱”,拖着长烟撞进了茅台镇旁边的赤水河。

“沪造克式山炮” 走完长征的“战神”



■ 红二方面军带到陕北的唯一一门山炮

作为中国军事类博物馆的“旗舰”,位于北京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有着太多的“镇馆之宝”,其中有一门不起眼的山炮至为珍贵。这门由上海兵工厂仿造的德国克虏伯山炮(俗称“沪造克式山炮”)是人民军队现存资格最老,经历战火最多,也是唯一经历过长征全程的重武器。

据相关铭牌介绍,这门制造于 1927 年的山炮最大射程 4300 米,全炮可在分解后用四匹马驮载,分解后最大的部件(炮管)重 115 千克。从性能看,该炮只相当于一战水平,根本不入现代化军队的“法眼”,但它在中国革命史上的表现却是众多先进武器所无法比拟的。1935 年 4 月,红二、六军团联手在湖南境内发起陈家河-桃子溪战役,先在陈家河全歼国民党第 58 师第 172 旅,紧接着又消灭了前来增援的国民党第 174 旅,缴获山炮两门,这是红二、六军团首次缴获到敌人的山炮,全军士气大振。之前,红军还活捉了国民党第 41 师师长张振汉,他是炮兵出身,在红军的感化下,张振汉愿意参加红军,当了炮术教练。在围攻龙山据点时,他亲自调整炮位,炸开城门,红军领导人贺龙对此大加称赞。

1935 年 11 月,赶在国民党军实施新的“围剿”前,红二、六军团告别湘鄂川黔苏区,开始了长征,他们连续突破国民党军澧水、沅水封锁线,突破乌江天险,千里回旋乌蒙山,激战滇中,强渡金沙江,然后翻越八座雪山,到达甘孜,改编为红二方面军,接着又经过艰苦卓绝的草地行军,进行了陕南战役,终于到达将台堡,完成了长征。

红二方面军在长征中,当年陈家河-桃子溪战役中缴获的两门山炮中只有一门保留下来。战士们为了不让这门山炮掉队,想尽了一切办法。按照常理,这门炮重约半吨的山炮应由四匹马驮载或一匹马拖曳,但红军经过的多是山区,用马匹拖曳根本不可能,况且红军队伍里的马匹非常珍贵,实在找不出多余的牲口来驮炮。于是,这门山炮在多数时间里被分解掉,由战士们身背肩扛,硬是以散件的方式运到陕北。实际上,红军将士全力呵护的不只是一门火炮,而是红军的战斗力,革命的利益。

据统计,最终到达陕北的红军不过三万余人,重武器损失殆尽,仅有红二方面军带来的山炮弥足珍贵,剩下的“先进武器”只是一些轻重机枪,数量少得可怜。长征途中,红军没有任何后勤保障,所有的物资、装备都来自缴获,别说武器装备五花八门,就连服装也标准不一,用西方标准衡量,几乎看不出是一支正规军的样子。可就是这样一支队伍,却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富战斗精神,能够以一当百的劲旅。

长征一结束,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危急形势,国共达成第二次合作,红军接受改编,这门仅有的山炮编入八路军 120 师序列,参加了多次战斗。到 1 解放战争时期,它又作为西北野战军、第 1 野战军炮兵队伍中的一员,在保卫陕甘宁边区,解放大西北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。

1959 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筹建期间,贺龙元帅认为这门山炮意义非凡,是教育人民的宝贵教材,于是亲自过问,在全军寻找该炮的下落。几经周折,终于找到了这门编号为“587”的山炮,使其落户军博。几十年来,它陈列在军博长征主题展厅的中央位置,向世人述说着自己的传奇。

冲锋枪 狭路相逢,火力制胜

红军常与敌人发生遭遇战,国民党军的报告里,曾出现“红军装备虽劣,但往往集中‘手提机枪’猛扑一点,致频频得逞”的语句。所谓“手提机枪”,是当时人们对冲锋枪的称呼。具体到红军,他们用过的最多的冲锋枪非 MP18I 伯格曼和晋造汤普森莫属。

伯格曼冲锋枪诞生在一战时期的德国,整枪结构简单,由于采用自由枪机原理,射击时后坐力与枪机的前冲力相互抵消,因此射手持枪稳定性不错。更重要的是,伯格曼冲锋枪射速达 400 发/分,有效射程 200 米,如果采取集火射击方式,能在短时间内形成巨大的火力优势。伯格曼一进入中国,就成了畅销货,内地兵工厂也纷纷

仿制,由于该枪枪管外面套着多孔散热筒,以至于流传着“花机关”的说法。

就红军而言,历次反“围剿”作战中,都曾缴获过伯格曼,早在中央红军长征前的 1934 年 10 月 8 日,一份《野战军人员武器弹药供给统计表》就列出“手(提)花机关”一项。飞夺泸定桥的战斗中,红四团用全部轻重武器掩护 22 名敢死队员攀爬只剩下几根铁索的泸定桥,向大渡河对岸推进。尽管守桥的国民党川军第 4 旅是一帮“双枪将”(一手步枪,一手鸦片烟枪),战斗力不强,但他们用机枪封锁桥头,当敢死队靠近时又放起大火,形势仍十分危急。然而,红军勇士成功冲过封锁线,抄起随身的伯格



■ 使用晋造汤普森冲锋枪的红军战士